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三卷

雜論

西漢雜論十八篇



西漢雜論十八篇

雜論

第四十三卷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西漢雜論

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彊秦秦卒并

天下而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

舍禮義仁恩則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

則秦之亾則其并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彊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云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見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
繫長安獄治卒亾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間讒之流離
濱死而歸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獨以
體貌大臣諷上勃幸已釋然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節夫誼迺可謂公爾忘私異乎放於利
而行多怨者矣

贊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
行矣以漢爲土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

術固已疏矣

右誼贊改正朔尚黃用五旣不經見於道抑
末曰疏可也中行說教單于得漢繒絮馳荆
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飫食皆
棄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此教匈奴無爲
所不能以敗其長技誼之三表五餌意亦出
此術豈遽疏哉漢數和親匈奴屢侵邊惟所
賴於漢者微也今國家歲以繒綺飲食北胡
胡老日欲如漢其貴人宮居冠帶紈綺梁肉

愛生而重死甚於華人故兵不輕動動亦易
制蓋誼之言更千歲而益驗術豈遽疏哉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
之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云

云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

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

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云

云丞相如有驕主

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
子大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
者故定策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
漢之賢君孝文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
臣而何方呂后稱制勢無劉氏戇如王陵廷
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言當是而責太尉
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毋罪所不加是產
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器禍機
一撥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祿產誅劉氏

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而慮遠終孝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爲漢賢君隆四百年之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爲社稷臣也多矣且盎非純臣亦策士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

社稷遺勃已久矣揚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之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大臣以禮樂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世終無社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嗣君而意得甚孝文以德勃立已而禮之恭臣主俱失盎能抗論使盎莊而盎畏則盎得矣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騎常侍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驟乘盎伏車前

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盜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廼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以

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驂乘袁絲變色天下後世以爲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固讜言也然盎以患談害已用種微謀而發之託公以濟私雖外若忠其實誠不足道也錯始議削諸侯盎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顧吳楚實反而以誅錯爲名錯何罪哉使盎爲國計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吳楚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錯嘗按

已免爲庶人會錯欲復按盜而竇嬰又與錯有隙事急投嬰由嬰得對假正以遂姦豈惟實不足道蓋罪人也班固言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仁心盜不足當也引義時時至焉若曰亦善傳會則盜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談錯無所施自以爲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門之甌亦何爲哉若止上不馳峻坂却慎夫人坐塞梁王求爲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

慎其初鼂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
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
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隋直刻深之名
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
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
論受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所惡不
平大疆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
却天燒寬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
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

已欲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
諸侯疆大欲稍削之與案爰盎受吳王金諸
侯誠驕盎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
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仇錯得以吳楚反事
藉其口而錯竟以冤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
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
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
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

常不死則亾夫錯豫爲國計慮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盡聽而諸侯固已謹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

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右鼂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爲之故傳云寵荅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忘萬察之隆而懼薄冰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慮動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

哉三代已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
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
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

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

侍郎十年不得調所知名欲免歸爰盜知其賢乃

請徙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
甲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
間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八人物者補官古無此也

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爲之然賢如
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
右者卜式亦以貲宦爲御史大夫至與汲黯
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爰
盜父故爲羣盜漢用盜材亦不問其所從來
盜子猶可貲何不可乎雖公孫弘鼂錯之徒
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然先數子者後世一
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曰科舉則
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

矣何古取之雜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難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爲一家無爲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爲君子以家爲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爲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

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拜爲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亡賴嗇夫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亾自

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
賈至亦論科舉取士之敝其末曰至使祿山
一呼而天下瓦解思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意
以謂風俗壞郡邑無人故盜起而民從亂不
可禁雖然科舉致寇事不相洽也然魯酒薄
而邯鄲圍嗟夫王者之舉錯可不慎其微也
哉

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云陛下

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云上

以胡寇爲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

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云軍

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云鄉長士賞賜

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

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夫士卒終

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復以尚爲雲中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闡以外將軍制之賞賜不從中覆固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爲心有不欺上之意動靜必得賞罰以情如是

而君不御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若將不賢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厚爲已私稱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又皆決於外不從中覆姦人之所以爲資也可勝察哉雲南大覆師中國之精銳再舉而盡而當時權臣掩其敗狀敘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不寤而稔范陽之鯁致劔南之役嗚呼有君如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言此哉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畱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爲人修潔方正秉義嫉
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
丞相弘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惟
中則黯爲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
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說弘曰如發蒙則黯

爲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
爲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
在朝數犯顏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靜責
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
撓寬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
罔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
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
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坐
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

所及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寬咎皋陶敘
九德曰寬而栗夫栗則不寬寬則不栗自其
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寬而栗成德爲難乃黯
平居嚴而臨事寬則黯於皋陶九德蓋具寬
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下治凜
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
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面折人之過
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
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

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爲質引義
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管君臣勢異至
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爲君寬矣而其除肉
刑蓋以嚴致平亦由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
於寬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論君
子哉

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傳伯爰盎之爲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傳伯梁人爲孝王將其事
不詳見爰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黯慕

之雖然益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欲害已其
致鼂錯誅以欲按已皆所謂身私而託公而
黯排公孫弘張湯益引義廷爭奮不顧身無
介然之私益豈黯之徒也哉淮南王遷死上
哀不食益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
毀名上迺解雖出於愛君然曰孝過曾參讓
過許由則近諛矣而武帝曰吾欲云云黯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謂其下聖已

則皆自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
義之不可以僞爲也內實不至而外慕其文
焉天下每不治故黯以是動武帝而不諛然
則黯雖慙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異
乎益之愛君矣

黯多病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
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
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
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揚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
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
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
四人者以羽翼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
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
爭呂后死乃與絳侯誅產祿陳平之無悞也
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乃定策迎代
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邑王下殿而泣送之
取宣帝民間而北面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

賦味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禍而爲福轉敗而成
天可功者故揚雄以謂皆近世社稷之臣若黯位
雖日纔九卿職但諫諍且未嘗遭變也而嚴助已
信其輔少主守成則賁育弗能奪如此其重
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
哉傳曰本彊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
然內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
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讐矣以淮南王之謀不
憚下丞相弘而獨憚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襲

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
禮曰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
平勃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
子人歟君子人也汲黯以之古語曰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
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
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然在朝常
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谷因臧而爲臧轉歟而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
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
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
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
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
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
烈之張湯身爲世戮天當勦絕其類而徒以
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

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
已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爲
爲之也若言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至置驛
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
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
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
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
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爲爲之
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爲是豈去戰國

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忌避此
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
賈山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敝至於在朝
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觀之初是
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
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
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
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
亦倚以爲決者非其臨事失望媿嬰之態見

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桺下惠聖之和以為百世之師然語和之敝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桺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迺可

以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迺不得為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

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 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

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說世世不易章句訓詁僻陋而迂滯以為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優焉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冢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

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為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

弛云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

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

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

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

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山論周以九州之民養

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

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

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

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眾本自不乏而人

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

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

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

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
產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
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
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
悱愛君不自知其諭之已甚至借爲諭無所
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
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
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爲不可及
也哉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
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
間疾陽惡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
上書云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
微矣凟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
擿其反謀豈不殆哉凟實陰連齊趙外事三
越以孕大禍而陽爲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
亦益深爲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

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漚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懵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懵不之察以陽爲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爲不納此陽所以觸危奔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

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婉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

凜疏遠陰謀者之比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
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
陽爲梁囚從獄中上書而言秦信左右而亾
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何如哉至以謂
使寥廓之士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
介於諂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諂
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

卒以爲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
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
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
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
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
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
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
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稟奏書

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
 西鄉漢聞之斬鼂錯以謝諸侯蔡復說云吳王
 不用蔡策云王計欲誅而欲出吳國而之六人主

右枚蔡傳第二十一漚始萌反謀而未發也
 鄒陽枚蔡皆其客皆諫陽詞微蔡詞危漚雖
 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
 先聞是以不敢此漚之情也至蔡已去吳漚
 已舉兵遂事不諫蔡復說之何補哉夫漚為
 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

漚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
 而捨漚哉蔡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
 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蔡與
 陽亦皆其客陽諫而蔡不敢至此愧陽矣何
 則漚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奚邨人言
 蔡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
 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
 殺之至害蔡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
 坐死蔡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怯矣且蔡名梁

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
 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棄此其意也然棄
 文辭過陽其所為七發蓋相如此自陽已下
 不及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四卷

雜論

西漢雜論十四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四

西漢雜論

宣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

云

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
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亾天下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息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
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右路溫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枚

乘路溫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

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爲喻及諷

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憂深思遠有豫防之忠

而文帝亦何至是哉陽乘遊吳與梁不得已

而說而吳梁何足遊且說哉溫舒遇宣帝有

爲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其弊爲酷烈故深

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深見采納世被其利

過三人遠矣固之言曰山自下廟上陽乘遊

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

意篤遂爲世家宜哉是固於四人者未有間

也山陽乘皆浮於辭類非深切事情而溫舒

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虛美熏心實禍蔽

塞及獄吏成鍊之情可以爲百世戒確乎其

言如飢之粟病之藥也凜乎其志有治世大

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類乃溫舒言可

施於事非三人者之類也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於是迺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畱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

蚡迺戲騎縛夫

右田蚡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似專爲蚡游說者故其意每助蚡然教蚡以下嬰讓相則智矣至說嬰兼容案夫使謝則無意於害竇灌者蚡能用嬰夫不能用故蚡全而兩人死也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

事時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
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第二十二蚡嬰三人者皆召權利
以氣相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
見怪物焉班固以謂凶德叅會其才不足相
優劣也雖然嬰爲差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
何則方梁孝王倚太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
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
獨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

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
嬰及栗太子廢嬰爲傳又力爭不能得謝病
去嬰爲人臣於此亦足賢矣蚡以大臣當淮
南王以藩臣入朝迎安霸上乃私許安以宮
車晏駕而立安夫爲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
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卽位故已嫉蚡專曰君
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遂取武庫及東
朝廷辯內史是魏其後不堅上罵內史曰吾
并斬若屬矣則帝意直嬰無意族夫可知徒

以黽俛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謹於
 奉親而族人之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南
 王反乃始歎息謂蚡在當族然亦竟不正蚡
 罪非也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
 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
 者弗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
 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
 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陰使人

云云

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
 勝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
 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
 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
 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
 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

云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術粗
 亾然卿大夫論事猶習押闔務以奪人梁王

倚帝弟僭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上意而
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爲忠孝哉非正論
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愛人以姑息而已者耶
則進爲罔上退亦適足以驕王而未足以全
梁至勝詭爲姦而安國正色不撓諭以禍福
明甚王雖驕卽知懼而出勝詭使天子全兄
弟愛而梁以安益爲漢語則佑梁爲梁語則
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以姑息者也謀也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卽位田蚡親貴用事安
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
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其年蚡爲丞相
安國爲御史大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少
安國而賄况其下者哉

趙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召問淖子何如
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
侯昌何如曰无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
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曰
 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非以賢勞也
 若武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至矣必
 才者耶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淫敗昌無
 行事記立與薨而已此武帝處之得也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
 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
 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云云今或無罪
 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

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
 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勝為人樂酒好內有
 子百二十餘人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傳厚
 親親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奢淫
 不循制故鼂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制於其
 後猶不能救武帝感勝之言而隆私恩在武
 帝得親親之禮矣而勝樂酒好內至有子一

百二十餘人外浮辯而內濟姦欲勝不足道也

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昭信欲擅愛請閉諸姬去怜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二去附傳去犬彘行燔燒烹煮生割剝人大惡仍重不足汗冊牘

然其歌詩成理類善屬辭者漢尚文武帝好賦諸王不學者能言如此其習俗使然也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為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懼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

雞川集 八
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
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
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
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擾攘之國然後爲
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呂喋血漢未嘗一
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
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奈何自文帝已奇廣
乃至武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

其才塵塵乎以誘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
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
名一切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
不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
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爲青前將軍且密戒
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欲一
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爲貳師將輜重而陵
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
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爲前軍徙回遠陵步兵

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
寵貳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躡士大夫擅兵
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
陵僅在其指蹤廝養間敗死固宜嗟乎武帝
安知用奇士哉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云云羣臣

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
之風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
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右李陵傳第二十四武帝始不察路博德羞
爲陵後距疑陵悔不欲出固非矣又竟不遣
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單于
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亦足以
暴於天下此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
以報漢陵以匹夫沒彊虜何能爲耶使其有
謀不過投隙率邊人拔身來歸必不能舉匈
奴內屬明矣又陵自爲蘇武言令漢且貫陵
罪全其老母庶幾曹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

以爲此與齊事與匈奴事異也夷狄之俗喪君有君劫一單于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且與俱斃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上通於天至此則陵知悔其身之不幸復以自還而將死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而數勝亦功也使如韓延年死則後世復何議忍死而降曰吾將有爲孰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爲則

毋誅陵勢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又蘇建盡亾其軍獨以身

得亾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
 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青曰青
 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
 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
 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
 隸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附寵又班固言其
 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爲
 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

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
 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
 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上可矣至周
 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以言肺附待罪
 不患無威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徒
 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
 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譽亦不可得也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病
 以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

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
利斬捕首虜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一戰
卽封遂顯名雖論功成敗行賞罰自殊亦用
有當不當然也李陵孤立自請擊匈奴而無
左右疆近之援武帝則曰吾發兵多無騎與
汝竟以是困至去病以肺附從軍則獨詔大
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爲擇輕勇騎予之去

病封陵降北何怪哉夫士求有用於時必量
其上之信否未信而試不得已而用且內無
功而遠求功迺徒欲以其才力斬必成故多
敗而中才則率多成功然則廣與陵可謂才
矣而未可謂能自用其才也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藥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
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
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
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

以實對上廼拜甯榘爲東海都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甯榘所說秦漢以來
游公侯貴人間策士之常談也青懼滿求安
而聽焉青固宜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遺
風責青也二者臣子之自謀得矣而甯榘拜
爲東海校尉何哉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賢
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

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
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
皆自仲舒發之然武帝名隆儒旣異仲舒對
至三策之可謂勤矣對畢不以居內而以爲
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如傳所載旣用其
言矣用其言疎其人然則武帝名隆儒實好
大喜功與儒者議闊而不好也抑世皆疑仲
舒語徒以白魚流火爲受命之符非三代得
天下以仁之意又推說園廟災顧下北京房

翼奉輩避至使弟子不知以爲大遇抑末也
不足以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呂無以加之而
子歆意其不可亦緣當時毀譽雖然何必爲
伊呂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
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誅
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免而犯惡者未必
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
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
恥又好用慘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

竊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
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
三代則欲一二守文不復可否或名夫治莫
盛於周而周之文致迺有時乎不可用亂莫
亂於秦而欲革秦弊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
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宗三代而實違之
者所能及也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不以與
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
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脈治而人命延

存謂之俞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
之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為王佐才非過
也

谷而不語實者安能成文宗三才而實教之

庸於秦而為平秦者之國亦平則與世務

過於周而周之文定也其神乎不可用其

三才則為一二而文不專在百而為夫也莫

不忠者也其所以與世論中無不以其為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五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九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五

唐舊書雜論

紀

景雲元年韋庶人悖逆庶人竝以禮改葬

右睿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之

矣弒父與君以禮改葬非也

三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

右睿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為

世大戮無復列於唐宗廟矣今不貶后稱為

已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爲愛親是播其惡於衆也

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益甚夫赦囚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爲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至德二載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廙

江華太守

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已穴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鎮身爲賊守朝廷或不能討而新平保定二太守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効死之義寧計爾力誅之是也括馬出於勢急非平時橫科廩以近臣率先違令雖事輕棄郡而情不憂國甚之効貶輕矣

襄州偏將楚元逐刺史王政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翽部將張瑾據州叛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時大寇嗣與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虎捄噬而豺攘其豬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戕主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奸人必察隙窺利覬幸逋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懼矣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義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時國連遭大喪寇亦未殄崇義之罪不唯不暇討遂因以節與之姑息之政始於此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吐蕃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城御史鞠問以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於江陵府安置

史記右代宗紀第十一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所
歸不在宦官輔翊也猶驕李輔國用爲兵部
尚書令宰臣送上遂離間兩宮虧損上德而
代宗又甚焉至加輔國尚父位三公而元振
尤親近用事譖害大臣方迫於戎寇播越憂
懼故一賤士足以悟之而竟牽褻御之愛優
柔不斷以隳大刑然則唐之患藩鎮宦官皆
代宗啓之此如木方盛蝎已穴其中其亾之
形非一日積也

僕固懷恩聞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死燒營遁
入吐蕃制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
鎮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大寧郡
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爲寇
去節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爲貶耶赦耶
唐之政令不可得而知也

永泰元年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
役百姓致戶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右代宗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彊人才猶盛足以有為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畱後事威令已不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迺區區欲以轉運使檢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真兒戲哉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兔以獻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歲屢

旱蝗塵塵焉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兔一歲同至為何瑞也故論休符者證人事而已

詔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迺者

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稅一務於行古前此

從第五琦請十畝稅一畝効古十一今則編戶流亾而墾田減稅計

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云云京兆府今年合徵稅八十二萬五千石宜減放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放一

右代宗紀第十一古者十一而稅過此無橫

斂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種
又履畝而稅曰吾慕古是重之也民亾不亦
宜乎代宗慙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旣知計
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而不能改曰姑減今
年幾何是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者也
况終不已也耶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懷
爲感義郡王李延俊爲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
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異姓封王本於軍興賞功
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追諡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興信公主亾女張氏
爲恭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追尊親王爲皇帝皇太子
古未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
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慰諭之方止七月回紇蕃客
奪長安令邵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捍吐蕃所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暴其使親於京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示遠人後何以復使之哉若曰執其使明其所犯使歸自伏罪於其國借使不問而詭詞以報我我亦陽置不問猶足以爲不治夷狄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吐突承璀復爲右軍中尉諫官以承璀建謀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爲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自神策置中尉宦官始握禁兵權已重矣而憲宗初命承璀爲鎮州招討處置等使時許孟容與諫官固嘗極言不可憲宗不得已但粗改處置之名至是無功

人言杏至又忍而貸之驕其徒太甚竟貽蕭
牆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此之謂也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使程异爲工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
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裴
度崔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

右憲宗紀第十五淮蔡不臣數十年河北刺
客又賊宰相憲宗奮然發於英斷誓必誅翦

韋貫之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遂罷政事袁
滋請罷兵立貶爲刺史且屢出內庫錢帛供
軍而元濟尋誅承宗恐懼歸命憲宗誠中興
賢主非但無征利之心而已惟其初年志平
僭叛病力不足故不得已厚斂一切出於權
宜而牽於所欲成至用异鏞當鼎鉉平居朝
廷信重如度羣輩願去位以諫而不能回鳴
呼人主亦慎於有爲哉

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爲朋黨

右穆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先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而德如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能辨邪正區區焉詔曰勿爲而已爲者又未必能察而知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何所補哉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胥吏添課料故也

右敬紀第十七以增胥吏俸料爲吝而罷理匭使惜至輕廢至重也

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敬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可知

鄭涵等考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廼授白水城固尉宰相請其罪名不報

右敬紀第十七名制舉以待非常之材而得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按有司不黜

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其事而
匿不下益非也

上徽號大赦時李紳貶官李逢吉不欲紳量移迺
於赦文內但言左降官已量移者與量移近處不
言未量移者與量移翰林學士論列云不可爲紳
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
帝遽命追赦改之

右敬紀第十七宰相挾私怨更赦敕近臣論
而追改之而逢吉不得罪信任如故無政莫

甚於此矣

昭義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懼是日
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
長慰諭遣之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
日相鄭覃李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
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正觀開元之時觀今
日之事憤氣填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屠滅訓
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言屢驚石等敢出

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諫近在澤潞擁
兵問所難荅若欲以清君側者士良雖悍已
復股栗從諫意雖不爲朝廷而詞順可恃而
文宗石等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
新遭大變又以投鼠忌器竟怙怙不能誰何
而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臣之寃百世不洗
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
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

以般游爲事已允來請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清之幸聽諫而輟亦足
善也諱般游之實託禮敬之名詔令人主所
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
口非諛則欺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韓宗紹醫藥不効殺之捕其
親族三百餘口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論諫行法
太過上怒叱出之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爲不道又

捕無辜數百人至此宰相非特撞郎而已也
國子司業韋殷裕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
卽日下京兆府決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
右懿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戚家私事而當大
逆不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亾自
此兆矣
宴百僚于崇勳殿上贊述全忠之功因言御樓前
一日所司亾失赦書賴元帥府收得副本幾失事
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

右昭宗紀第二十國祚將遷君臣束手方區
區責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志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請封泰山太宗
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
之禮亦可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
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
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
封禪後羣臣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于泰山至

雜用集 十二
雒陽以星變罷其事

右志第三太宗始排羣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徒以星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太宗好大喜功自不憚萬里伐高麗况封禪耶使其本心薄之而不爲雖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旣行而以事輟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宗之謂乎

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得之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改真符縣

又太白山人王玄翼云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又使鉷往得玉石函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爲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雒水神爲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盧履冰

以爲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則心知同泰
之僞而假威鬼神以讐天下如王莽意耳至
玄宗旣深嫉同泰之僞而甘受李渾王玄翼
之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爲信然者則是事與
武氏同而其惑迺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爲之
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
况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川安南時諸侯震
恐真百夫特也氣凌萬衆莫能誰何而呂用
之一巫家子奴材妾智睢盱其側如幻師之
玩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
人過駢則亟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豈
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
但覲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覲而不可
得者啗之惑自此入無不至矣可不戒哉可
不戒哉

不來好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五
人處惟願通我雞翼收神而無不歸也
歸不歸亦不歸其富貴已避清涼已
歸不歸亦不歸其富貴已避清涼已
歸不歸亦不歸其富貴已避清涼已
歸不歸亦不歸其富貴已避清涼已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六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一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六

唐舊書雜論

志

汾陰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一年上親祠改汾陰為寶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上言十一年親祠祈穀自是累年豐登有所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舊行賽謝之禮上從之

右志第四祠后土非古也曠代不講而明皇

雞朋集
一
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嵩爲
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異哉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
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
推燥居溼咽苦吐甘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
知有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且齋斬之制足以差
減請終三年之服高宗行焉至開元中盧履冰上
言則天將圖僭篡預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
尊嚴之禮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誠在於自隆履冰言
之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爲間說
秦鑿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傳曰有
其舉之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改哉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遣萬
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麟臺
正字陳子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詞甚激切
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吏所奏日與之

廷爭全濟不可勝數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矯情盜名如漢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置匭達寃於闕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獨以疎賤抗言其過雖不見省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蓋亦心知死者之寃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

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以微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爲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故曰擇利害審

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賊

斷其澗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沒高祖慰諭之後令
鎮撫河東寂惟怯無捍禦之才惟發使絡驛催督
居人入保百姓惶駭高祖釋之有所巡幸必令居
守

右裴寂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靜同輔唐起
義以此漢蕭曹非也沈毅有謀初覩隋之亂
卽有大志惟文靜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
而合遂以宮人事脅寂令啓高祖師自此興
耳寂旣無它長高祖亦徒以副監歡昵之故

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命何有哉文靜高
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事而所待文
靜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嫌卒被怨叛之
戮而寂又忌忤而擠之死去蕭曹遠矣嗟夫
惟太宗爲知人善遇功臣哉

張長遜以五原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摠管是時
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
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
高祖嘉之

右張長遜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利
國家專之可也長遜守邊知梁薛乞師之謀
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虜兵南矣矯詔
以伐其交義與計兩得也雖然當危迫可也
若漢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執不肯賞爲
平日慮也

密爲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藥我破竹
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
則熊耳爲小

右李密傳第三檄詆隋主之惡惟恐不盡以
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檄也而目贊
魏公神武齊聖七德九功之美起事而驕非
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况以是曉新
集烏合去就未可知之人哉是驅而離之也
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事耶君彥詞失密用
之又失君臣之知竝阜而同驅君子是以知
密之無成功也至溫大雅爲高祖作報書稱

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禮
夫高祖君臣豈與密輩角材而拔智其文詞
舉動之際勝負固已預分矣

密傳首京師李勣爲黎陽總管請收葬詔許之勣
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三軍縞素故人哭之多歐
皿者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將杜才幹恨元
真背密伏甲斬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傳第三隋末羣盜竝起密於衆人中
粗有文理慷慨不吝財賞能得士死力雖敗

而滅而諸將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橫兄弟之
爲人也

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
太宗徐世勣訶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
右單雄信附傳第三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援
槍而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勣訶之曰此秦
王也則惶懼遂退然則秦王威名讐於人心
者已久倉猝聞訶忘其本圖勇智俱廢而秦
王遂免其成大業豈偶然哉

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

右李密傳贊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伯當止之不從竟敗死密雄桀雖無帝王度然終非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而王密肯爲光祿卿奉朝請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唐亦能終容之否乎史臣之論非也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刊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爲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

云云

右劉文靜第七法緣人情詞欲明達高祖可謂慮深而議當矣後世法旣滋彰下益多僞至或歲歲刊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往往自矜夸曰語簡而該爲工翦裁窘約詞不宜意巧者夤緣爲姦而暗者出入抵牾可勝歎哉殷嶠從擊薛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濟故發

此言宜因機破敵何乃以勅敵遺王也遂陳兵於折墟爲舉所棄大敗

右殷嶠傳第八劉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也臨敵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雖病臥而逆告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而嶠一自用則敗潰隨之嗚呼太宗爲不可及也夫膠東王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諭党項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爲鄉導首領拓跋赤辭詣靖軍請諸將曰往

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它心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卽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旣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爲赤辭所棄死者數萬人

右淮南王神通傳第十隋人欺誕結怨党項隋滅而党項怨之未忘也彼不貪厚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

襲之是蠻夷常信而忠國常欺邊將貪小利
敗遠圖自古而然况所得不如所亾利亦果
安在哉夫一喪師蒙足道而使四夷言中國
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爲信可得哉道彥不
誅唐無政也

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高祖
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
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
相荅叔達謝曰此獨爲陛下社稷計耳

右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爲度記舊
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
狹矣叔達不受是也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款太宗以爲至誠
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數年
太宗方知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爲宇文
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也以
高祖太宗之明謂屈突通之忠於隋而信任

之又貴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壬人壬人之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爲戒矣倫更兩朝皆首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不及禍又親昵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違之在邦必聞倫之謂也

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

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謂無綱紀誣甚矣且彥博自忠良帷幄獻替何庸害將帥之功或者以職事所聞言之然太宗至引隋將誅死事責靖是忘其大功而疑其所未必然者亦過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主所忌必借一事豫折伏之如是以爲駕馭之策乎則與所

太宗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

定慕容

吐谷
渾也

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殘

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命

踊躍靖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遠經

國器也

李勣遇暴疾方云須灰可以療之太宗廼自翦須
爲和藥勣頓首流血以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又
嘗聞燕顧勣曰朕屬幼孤云云勣雪涕啞指太宗

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
當授以僕射卽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豐州
都督高宗卽位召爲左僕射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

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爲是哉勣

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

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

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高

宗太宗待勣旣已薄而勣又無學問知忠於

所事而不能爲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爲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勸事當之也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將何爲也正欲反爾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太宗旣盛怒竟斬亮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授道裕刑部

侍郎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五百人何爲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平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比言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

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為陵游說而當遷腐
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已有
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形未具而亮狂悖實已
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
大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辭
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
徹不大勝即大敗

右辭萬徹傳第十九程不識與廣俱以邊太

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

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程

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云是

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云然廣士

卒多樂從而苦不識廣才氣無雙所謂何至

學孫吳者也自其跡觀之太宗論勣道宗師

有紀律近程不識論萬徹驍邁出倫近李廣

而實非也不識恐未足以擬勣等輩而廣豈

萬徹之流哉為將當以紀律謀策慮勝而動

勤道宗其人也萬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夫不大勝亦不大敗是常勝之術也非大勝卽大敗是勝敗常未可知也且一大敗何以善其後耶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長倩子義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斬伐讐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內亂而外治內不亂則不能次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錄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狙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

蔽義之實能則非公也不白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舉義才而微恨其累則不疑而聽矣

徵自錄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否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勸行仁義卒致太平者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雖不自錄人將不錄之耶不然不欲隱君之美非但

掠已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當時而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秩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周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識勳勞名德之舊則少後之至其不伐則鄭公之事可慙矣

問少多之至其不外限濼公之事可憫矣
 忠亮亦猶不為濼公而味端端幾多謝之書
 文雖未及於各音泐為出前之事臣日效難
 索訊刺專本草一拜午自然之日當畏濼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七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十八篇

唐書雜論十八論

論

第四十七卷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七

唐舊書雜論

志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
伏閣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
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
輕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
故遂良之誣易入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

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
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
猶曰不保其往也况利害之間哉王荆公亦
疑揚雄無投閣事兩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
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
雄意憂懼深矣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
爲耳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徒
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

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
興復繼以中宗之庸患未艾也故與武三思
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靜而
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
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肯爲人使而
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公之忠如日月
而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胎禍後世不可以罪
之者特其不爲身而爲國可以情恕耳雖然

亦足以爲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囚王人而罷奪其所求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也

韋挺爲御史大夫馬周爲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至盧息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邪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才堪麤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忤矣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爲秋官侍郎矣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仁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

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今爲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興復中宗呂溫贊仁傑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蓋仁傑之勳如此而此傳乃專言崇薦之以其時考之仁傑之薦在荊州時後再薦乃爲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純薦竟大用非崇

一言便爲相也又傳曰仁傑所拔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爲異其無法多此類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真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

亦必有能爲之者故王者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當國守正嫉邪忠讜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

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

附權豪哉觀其懇諫太女之請全軀固位者
所不能爲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與節愍同
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臣私意也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元忠安石巨源
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心徇利貪榮有始
無卒不得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
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
非苟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

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孝之當爾也昭公
不知禮孔子受以爲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
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
朝於內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逐出宋霸子
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
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
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
彥昭儉險附離輩竝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
一徇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佞猶時時

小附公議爲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
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長安中西突厥焉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
西道絕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
奏便遣施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諸路兵馬應接
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
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唐休璟傳第四十三休璟知四鎮山川迂

直又長於兵計故能險度不差若當時欲擇
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
而休璟又竟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張仁愿請奪取
漠南之地與河北築三受降城唐休璟以爲兩漢
以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
爲賊虜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甕
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
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卽當併力出戰廻顧望城猶

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甕門以備禦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旣築城不爲守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爲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

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旣薨追尊爲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

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所謂
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
不辭而當大統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
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并棄夫禍福
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丘山
何暇自擇哉人情簞食豆羹見於色而能深
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吳太伯其
誰能任此耶蓋玄宗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
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髮於唐實再造之

功無異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
明識先定不爲大利中搖蓋高世難能之行
不但明哲保身而已玄宗旣內懷推已之德
故一切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
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爲難憲旣通達故克自
抑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
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旣
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構其間玄宗晚節猶自
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足恃哉

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肅宗時之宗子也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彊諫守節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加讒毀則崇不應爾也讒毀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

韓息復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息復以爲蝗天災當修德以攘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云云崇廼請遣息復往山東檢蝗又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息復遂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史

右韓息復傳第五十一修德攘災雖王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饑罄父子相

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
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
矣要患至先除而後退自儆勵其誰曰不可
息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深以事不合旨出
爲刺史非擠也

魏光察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冲撰
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駁奏孫炎始改舊本有同抄
書上然其奏行冲恚諸儒排已著論自釋史臣曰
此道非趣時之具其寤宜哉

右元行冲傳第五十二戴禮已號殘缺補綴
然聖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
也孫魏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
如遺經加義疏列學官何哉張說自非純儒
不爲章句者聚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
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冲等欲經外
別立學則說亦知其不可矣行冲務黨已學
猥爲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趣時之具抑
末也哉

牛仙客初爲縣小吏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上大悅以爲尚書張九齡執奏不可乃加實封九齡罷知政事遂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旣居相位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百司咨事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右牛仙客傳第五十三用人雖無流品之異而蕭何亦不常出至用簿書倉庾之才位宰相嗟夫人主惟無以聚蓄賞臣下將無所不至也

安祿山叛以封常清爲范陽節度得兵六萬皆備保市井之流乃斷河陽橋於東京爲固守之備賊大軍至常清戰敗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云恐難與爭鋒仙芝退守潼關監軍邊令誠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齋敕斬之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謖舉動失利戮之以徇似未過也而

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太平日久變出不意河
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清輩率市井白徒
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既覆仙芝度
往必并沒遽保潼關未爲全失且二將名驍
勇赦而使過未必無後効而以令誠一言奔
走危迫之中先自割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
將而徒沮士心時旣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
之哥舒翰病廢憤曹之人奸人又從旁逼遣
之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李林甫猜忌不見於詞色已自封植朝望稍著者
必陰計中傷韋堅以皇太子妃引居要職實圖傾
之乃潛令楊慎矜伺堅隙賜堅自盡慎矜權位寢
盛又忌之廼引王鉷託以心腹鉷誣奏慎矜族其
家鉷權盛林甫亦畏避之國忠之誅王錡鉷以表
示林甫不許賜鉷自盡

右李林甫傳第五十五王鉷傳第五十六韋
揚王皆以賈販穿窬之才內阿主欲外附權
利破人門族圖已富貴而人亦從而傾之譬

如禽獸之趨食更誘其儕類以就網罟而身
隨烹滅前者死後者益來悲夫

國忠薦鮮于仲通率兵八萬討閣羅鳳于瀘南全
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敘其戰功又使李宓率師
七萬再討南蠻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陳國忠又隱
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宓再舉討蠻皆中國利
兵物故者十八九舉二十萬棄之死地人銜冤毒
無敢言者

右楊國忠傳第五十六趙高事二世專務塗

其耳目山東盜起而不聞後二世悔問左右
何不告我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已久矣二世
庸蔽指鹿面謾自不能知何暇問關東哉若
玄宗英武不世出國忠才駑下非秦事比也
然一旦恣肆權去已手昏不知察其禍乃不
減趙高之於胡亥至覆軍二十萬以敗爲勝
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人君惟內有所嬖不
暇卹外事有所信不能擇忠良則堂下之事
雖如丘山無由識之國忠知上之可以欺而

欺之奸臣之常情而當時滿朝豈無忠賢一
 二然人人畏憚國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國忠
 而蒙昧如此則遠有祿山十年包藏何從覺
 之哉故荀子論不蔽之福蔽之禍益相去其
 間不能以髮可不慎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八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十八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八

唐舊書雜論

志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畱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以裴茂伐之戰敗擒茂茂賜自盡瑱入朝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賜死鄆縣代宗後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溱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

誣也然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
茂忿辯交兵已勝擒茂乃始言上而謝罪方
鎮有一于此足以誅雖無元振等誣構其能
免乎元振罪惡應貶亦不待陷瑱乃得禍史
語非

嚴震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
光等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
懷光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勸課鳩聚以給行
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震卒薦宗人嚴礪超授節
度使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貶苗拯萬州刺史
李繁播州叅軍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獨忠盡議
幸成都堅求駐蹕以爲李晟聲援及晟表至
亦請駐蹕梁洋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
其忠故曲從所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
無素望竟以賊廢蓋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
日食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而輕授君臣之過
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楊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
曰食坐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
最關於風化近代取士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
而四海震蕩息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
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
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
李靈之亂爲證語似迂闊然賈至可謂深知風俗
盛衰爲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

以亾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鋤耰慮
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諄語風俗如此本先
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亾也東漢之衰亦非
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
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袁人傑
園視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維
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
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以曹操等事言之
非畏威與力不足取也爲名分故也唐末陵

夷大壞猶秦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
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
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能自
斃何則盜亦有道盡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
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懷光爲朔方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
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
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

右李懷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

長者至或以爲威畧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
兵恩德結於人心雖蠻夷貪狠皆願親而死
之真吳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
士卒與勳名之重足以鎮之而致然若專以
寬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肅而每用成功乎
及觀其以紀綱任懷光而懷光以嚴治其軍
乃喟然而歎曰蓋有此耳夫寬者爲長爲上
之道也居寬而使寬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
而不亂哉然則言威畧不及臨淮者自其異

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知孰勝而管人
嘗謂寬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察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
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
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爲人
國者能使民不加斂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
者難成而易敗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
或問之曰吾懼爲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

雖然晏材足濟國觀其初上書元載以真勤
其官而水死託此自誓旣委重任多歷年所
且以商利爲名怨之府也韋堅楊慎矜等事
斷可識矣故其自謀如此但預志混宇內非
苟持富貴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終而晏事
卑功下成則欲享其厚利圖全而得禍固其
所也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叅軍李平
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

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形
狀何如所爲得如此

右顏真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爲御史有
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
魯公且在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
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
固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李晟爲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
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
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
不以禮令朝京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拔璘死中其事璘忠
且有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
之託身事人亦難矣哉

李晟收復京師仍充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
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鑑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
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
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
圓起而僭叛而晟忠義威畧足以走李懷光
翦朱泚而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
蓋因欲以申朝廷之典憲而讐叛軍亂將使
知悔罪而効順爲計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
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鎰之無
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
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
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鑿晟至鳳翔首誅希

鑑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
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
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卽位之始幽冀
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
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
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爲恨卽位擇帥而首
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

明聽無專闡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馴致
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廳吏一人月俸紙筆
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
以爲賊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
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
司使同往按鞫澥獨畱奏天寶大歷以來未嘗降
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非惟損耗州縣亦
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

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傳稱德宗不務大
體以察爲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澥以一言
悟之至忻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
患不從以德宗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
語上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迫中使孫知在巡磁
相諷其大將割耳勢面請承嗣爲帥詔宜貶永州
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

按兵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攜貳蒼黃失圖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昭洗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衆赴之及馬燧李忠擊敗之詔復誅之復上章請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彊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夤緣有魏非素能拊循魏人得其死力者也擅殺刺

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附狼狽請命惟恐莫獲此几上肉也胡爲赦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翦遷之遠州亦使巢窟不就遽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毋入覲此何爲者也承嗣旣知朝廷無能爲自此彊僭益熾而悅又勢悍難馭卒爲河北患垂四十年嗚呼惜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爲從事懷光叛郢言西迎大駕爲忠其子瓘候郢郢諭以逆順又與呂鳴

岳張延英謀間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
集將吏白刃盈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淚下
懷光慙沮而止

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畏天子至殺郢
何足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諭權逆順尚或可
容至上表事洩菹醢必矣而郢面折懷光勇
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管以忠義犯
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爲難勇而能讐
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爲難也方其陳兵盛氣
將立屠之而郢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兇獷爲
柔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高郢以之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姊妹之親無所假借
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
以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
古人乃定制皇姬下嫁舅姑坐婦執笄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猜忌刻
薄以其行事孝之蓋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
循法度溢美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

卽位不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至於定子弟姊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是意也雖文景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名刻薄爲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無誠心故也外爲甚美之名而內踐苛忍之實則雖有政事之美亦掩而不彰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番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馳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待遠人當從其俗謂弗擾之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綏制有方豈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口非敵情也

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

無敢言者段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歸當奉使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言因兼畱歸問之聲色甚厲平仲錯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

右段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人臣誰不願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顧後患冀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爲已謀而爲國事明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

於千里之外訑訑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已遠去千里如德宗之事平仲未開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盛氣固閉忿如待讐傳所謂毆藉嫉咄則奴隸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鄴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瓘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鄴亦以剛嚴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瓘歸遂引以爲相鄴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

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戶部尚書

右李鄘傳第一百七鄘嘗陷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爲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璀以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污矣不然從管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爲耶至其孫礪得相爲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章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

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積歲在湘澧間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差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忤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正比義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旣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譴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咎已

失而以私意不便抵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盜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爲忤心失恕耶故凡小人詆君子不足瑕疵適增其美孟子所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照如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善者伸爾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房玄齡其旨遠也

右柳公綽溫造傳第一百一十五宰相誠自

有體然政繫國之安危事干民之利疚剛柔時用不專以和爲貴也淮南舉兵反獨憚汲黯貞觀太平惟鄭公勸行仁義之効兩公可謂有宰相量矣以謂二主待之比弘玄齡有輕重又以謂其旨遠者何其謬耶張禹經術君子長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乏方重大節故朝廷不尊爲史者無輕立論哉

入消始陳茲不尊為史亦無彈立備姓

昔守其善言其量亦不助時矣五以及式重

神重文以備其自意亦向其歸耶兼再對流

臨許率用量夾以備二主荷之此以本錯許

體貞麟太平辦撤公麟許以養之然兩公再

報用不卑以時為貴必於南舉兵又與戰歟

古體然如葉回之於政事下以之師及國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八十五至率師臨自